

君臣對話：硃批奏摺展介述

／馮明珠

「奏摺」是臣對君的一種報告。自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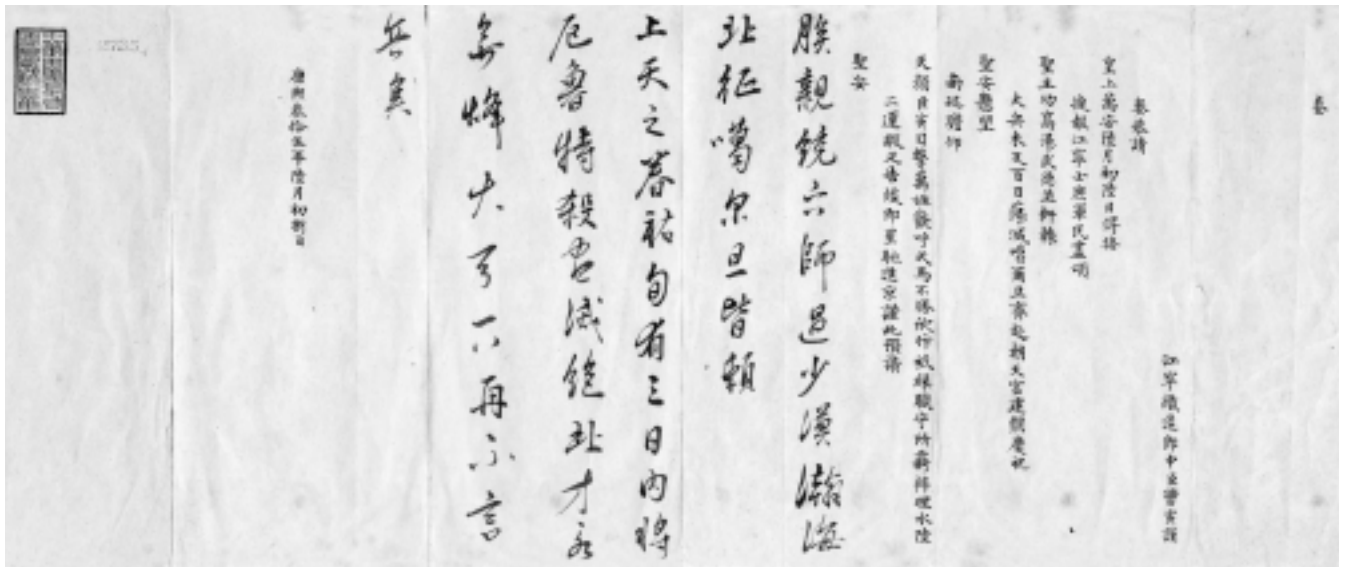
來，臣工向皇帝進呈的報告名稱繁多，漢代以前群臣上書皇帝，用章、奏、表、議四種，漢代以後又有疏、啓、書、記、狀、札、揭、劄子、封事等名目，這類文書，人們稱之爲章奏、奏議或奏疏；以「奏摺」爲名，則始於清康熙年間。初時僅爲某些特定官員向皇帝密報所用，由於是密封直達御前，辦事既密且快，深得君心，雍正皇帝遂擴大了使用範圍，並逐漸畫一了奏摺的型式，到了乾隆朝，成爲定制。經皇帝硃筆批閱的奏摺，稱爲「硃批奏摺」或「硃批諭旨」，簡稱「硃批」。康熙年間都發還原奏人，雍正即位，定下回繳制度，即凡經康熙硃批的奏摺，一律回繳宮中，臣工不得私藏。以後各朝相沿，直到清末，這便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十五萬八千多件「宮中檔硃批奏摺」的由來。至於「硃批奏摺」爲何冠上「宮中檔」的名稱，則與其典藏地點相關；原來「硃批奏摺」回繳清廷後，被貯藏於內廷懋勤殿等處，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故宮博物院文獻部清理檔案時，將之稱爲「宮中各處檔

案」，簡稱「宮中檔」。

「硃批奏摺」是經皇帝親自批閱的原件，史料價值極高，舉凡內政、外交、軍事、戰爭、財政、農業、工業、商業、水利工程、交通、運輸、文教、法律、宗教、天文地理、民族事務、社會運動以及官員大小私事、皇帝精采批語等，俱在摺中。展覽中，我們以六則精簡的文字，說明清代奏摺的發展，並以展件呈現奏摺制度的起源、繕寫、裝匣、傳遞、批閱、發還、回繳、皇帝硃批及奏摺中多元性的附件。由於局限於展出空間，展覽首先以：康熙皇帝與奏摺制度、批摺最勤的雍正皇帝、奏摺中精彩的附件等三個主題呈現。

康熙皇帝與奏摺制度

清代的奏摺制度起源於何時？至今仍有爭論。有人主張奏摺制度發端於順治，推行於康熙，至雍正而盛大。然而時至今日未見順治朝漢文摺，至於滿文摺，則因滿文中奏本、奏摺、題本等均爲同一字；且難以文書的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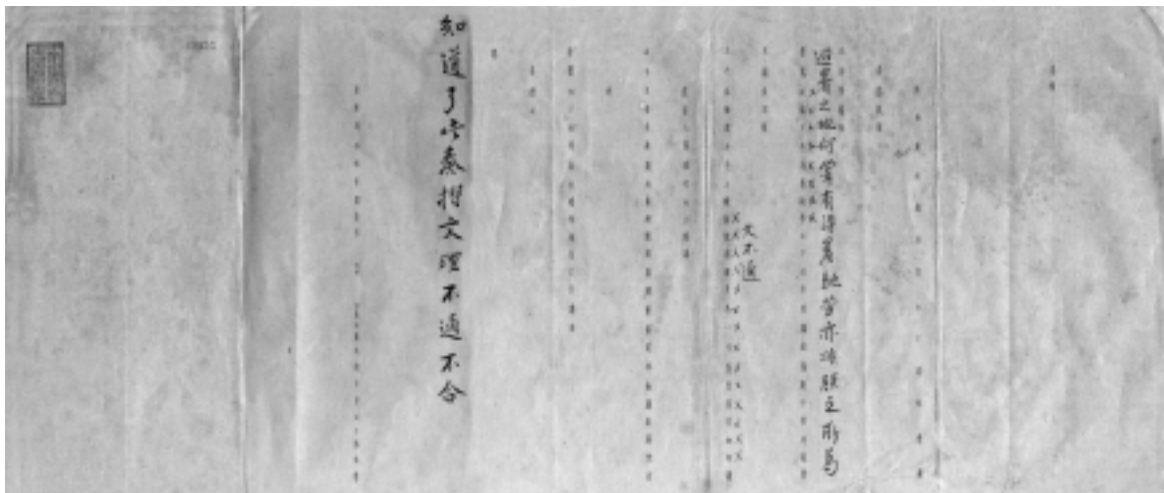


圖一 院藏最早的一件漢文「硃批奏摺」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初八日 江寧織造曹寅請安、奏事摺
硃批：朕親統六師，過「沙」漠瀚海，北征噶爾丹，皆賴上天之眷祐，旬有三日內，將厄魯特殺盡滅絕，北方如無烽，大可不再不言兵矣。

字體區分奏本、奏摺；因此，奏摺制度起源於順治朝的主張，因未有實物佐證而顯得薄弱；同理，主張起源於康熙年間，則因得到實物的充分佐證，成為現今清史學界普遍的看法。展覽中我們對「清代奏摺制度的起源」作了以下說明：「清代的奏摺制度，起源於康熙年間。康熙皇帝親政之後，為求掌握政經情勢，瞭解地方民情，要求部份官員在題本、奏本等正常的公文書外，另行繕寫密摺進呈，從此成為清代皇帝與官員之間的私密交通管道。一般以為，這個制度起初應僅及於皇親近臣，而後乃擴大到一般大員，是以早期的硃批奏摺應以滿文為主，稍晚才有漢文摺子。」

本院現存最早的一件滿文硃批奏摺，是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三月初五日皇太子胤礽的請安奏事摺（詳本期展件譯介）；院藏最早的一件漢文奏摺，則是江寧織造曹寅於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六月初八日上奏向皇帝請安，並遙賀聖祖蕩平噶爾丹。（圖一）此外，本院另有兩件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奉天將軍安珠瑚的滿文章奏，雖然未見硃批，然有學者指出它們可能與奏摺制度的起源有關，今擇其中一件與相關的上諭同時展出，以供參考。

展出的是康熙十八年一月初五日滿文上諭：「諭安珠瑚處置遷來盛京人戶事宜」，及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奉天將軍安珠瑚遵旨奏陳處置移來新遷來滿洲事宜摺」。誠如前文所言，滿文中奏本、奏摺、題本均為同一字，因此安珠瑚的這本章奏，是奏本？或是奏摺？有



圖二 陝西肅州總兵路振聲請安摺 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初十日
硃批：避暑之地何嘗有溽暑，馳勞亦非朕之所為。……知道了！奏摺文理不通不合。
全摺以「仿宋細體」書寫，保留了明末提奏本章流行書體。



圖三 陝西延綏副將李耀謝恩摺 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廿二日
硃批：知道了！奏摺字畫太細了 全摺以「仿宋細體」書寫，保留了明末提奏本章流行書體。

待專家判讀。

在這個單元中我們選展了兩件並不起眼，但卻十分重要的硃批奏摺，其一是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閏七月初十日陝西肅州總兵路振聲請安摺，奏中康熙硃批：「避暑之地何『嘗』有溽暑，馳勞亦非朕之所為」，並以二十二個「×」批評路摺「文理不通不合」（圖二）；另一件是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八月二十二日陝西延綏副將李耀謝恩摺，摺尾康熙硃批曰：「知道了！奏摺字畫太細了」（圖三）。這兩件奏摺均保留了明晚期流行的公文書體「仿宋細體字」，因此康熙批評：體例不合，字畫太細，或能詮釋為承襲自明代的「奏本」文書，正向「奏摺」文書過度。

請安摺與密摺

筆者認為清代奏摺制度的發展，與滿洲八旗屬人對皇帝用摺子請安習俗有關，官員在請安時順便向皇帝報告事務；君主也善用此管道令大臣打聽地方見聞，久之出現了請安奏事摺。單純的請安摺通常只有「恭請皇上聖安」等字樣，請安摺與奏事摺合併後，則多以請安開其端，再及其他事務。本院所存康熙朝近千件奏摺中，以「恭請聖安」等類似語句開端的摺件極多，正可以說明請安摺與奏摺制度的發展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再則，「請安摺」因敘皇帝與官員私誼，呈遞過程無須經過任何衙署而逕抵御前，極具隱密性，康熙皇帝便利用這「隱密性」，讓大



圖四 王鴻緒「小密摺」 具奏時間康熙四十四至五十九年
王鴻緒「密摺」分儲於黃色八層木匣內 第一層為康熙皇帝三道「密諭」 其餘各層分
藏四十九件密摺、請安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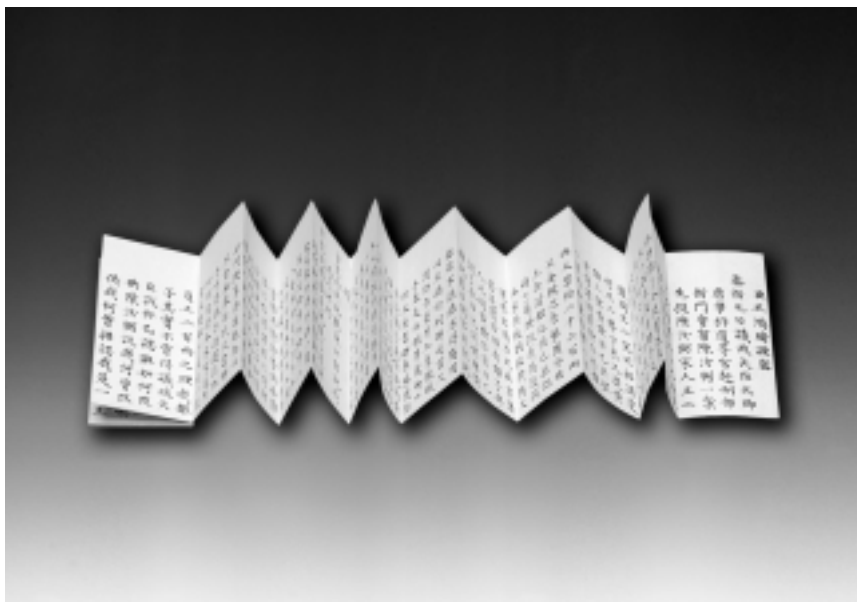
臣將地方見聞親書密摺奏聞。因此密摺的「密」，應指奏摺呈遞過程的「隱密」；有學者認為：「密」亦可作「私」解。綜觀院藏康、雍兩朝密摺，涉及地方雨水糧價等尋常事務者頗多，正說明了「密」字之原意。當然皇帝也利用這秘密管道，鼓勵官員將機密事件奏聞。院藏密摺中，以康熙朝王鴻緒「小密摺」最見特色。王鴻緒密摺，儲於八層木匣內，每層註明奏摺起迄年月。（圖四）第一層藏有康熙三



圖五 康熙皇帝三道「密諭」 原藏王鴻緒「小密摺」八層木匣第一層
密諭一：「有所見聞照先密摺奏聞」 密諭二：「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裡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爾細細打聽，凡有這等事，親手密密寫來奏聞。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爾即不便矣。」 密諭三：「京中有可聞之事，卿密書奏摺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洩漏，甚有關係，小心！小心！」（圖五）其餘各層分

道密諭，其內容分別為：「有所見聞照先密摺奏聞」、「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裡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爾細細打聽，凡有這等事，親手密密寫來奏聞。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爾即不便矣。」、「京中有可聞之事，卿密書奏摺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洩漏，甚有關係，小心！小心！」（圖五）其餘各層分

藏四十九件奏摺，其中大多數是寬四公分、高八公分的小摺子，摺面書「密摺」兩字；另有較「小密摺」稍大，寬五·七公分、高九·八公分的「請安摺」，其內容有的僅書「臣王鴻緒謹奏，恭請皇上聖躬萬安」等十四字；有的則以請安開端的請安奏事摺；所有奏摺均保有封套。（圖六一1、2）



圖六一1 王鴻緒「小密摺」 具奏時間康熙四十四至五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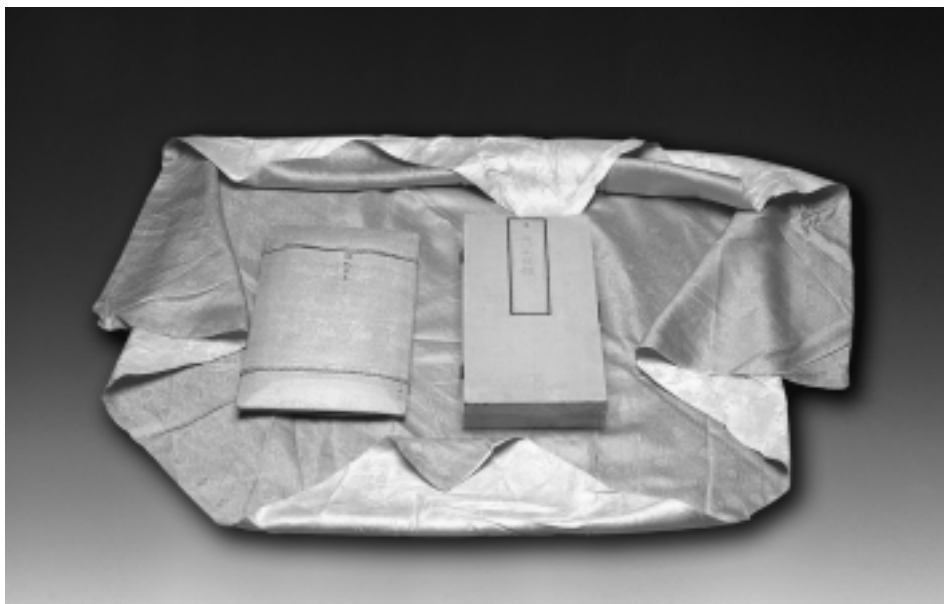
奏摺的「回繳制度」

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一月二十七日，清聖祖駕崩第十四天，雍正皇帝即定下硃批奏摺回繳制度，諭令：

「軍前將軍，各省督撫、將軍、提鎮，所有皇父硃批旨意，俱著敬謹查收進呈，若抄寫、存留、隱匿、焚毀，日後敗露，斷不宥恕，定行從重治罪；京師除在內阿哥、舅舅隆科多、大學士馬齊外，滿漢大臣官員，凡一切事件，有皇父硃批旨意，亦俱著敬謹查收進呈，此旨。目今若不查收，日後倘有不肖之徒，指稱皇父之旨，捏捏造行事，並無證據，於皇父盛治大有關係。嗣後朕親批密旨，下次具奏事件內，務須進呈，亦不可抄寫存留，欽此。」



圖六一2 小密摺、封套正面、背面
寬四公分、高八公分



圖七 奏匣、奏夾及黃綾袱包

奏摺從繕寫、裝匣、傳遞、批閱、發還、回繳，都有一定的程序。奏摺寫好後，裝入封套，外包黃紙，置於匣內，匣外加銅鎖，鎖口貼封條，再以黃色包袱包裹；其摺匣、銅鎖、鑰匙、袱包等，均由內廷頒賜。

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七月初八日，雍正進一步定下回繳期限，是日內閣奉上諭：

「各省文武諸臣奏摺，經朕硃筆批示者，俱令呈繳，以備稽查，但向未呈繳之

期，以致各員遲早不一，有二、三月後乘便呈繳者，有於年底齊呈繳者。夫既奉硃批查辦此事，下次查辦奏事之時，即應將硃批原摺呈繳，以備朕之檢閱。若具奏此事，而仍留硃批原摺於外，則朕處無檔案可稽，未免難於辦理。著通行曉諭，凡接到硃批者，仍照舊乘便呈繳；若具奏此事，應將原批一併呈進；如所批查辦之事尚未就緒，准將硃批存留，俟辦理具奏之時一同呈繳。」

至此硃批奏摺定期回繳成爲定制。關於雍正皇帝爲何定下回繳制度，論者眾說紛紜，此處不作論述；但拜此制所賜，留下了豐碩的珍貴史料，則是值得慶幸的。

展品中有一件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十二月十七日山東巡撫黃炳炳謝恩摺，摺中已有回繳硃批奏摺的記錄；另一件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江寧巡撫吳存禮的奏事摺，更明確記錄回繳奏匣一，內有四十三件硃批奏摺。

奏摺的傳遞過程

奏摺從繕寫、裝匣、傳遞、批閱、發還、回繳，都有一定的程序。康、雍兩朝規定奏摺必須由具奏人親筆繕寫，內容不洩於人，繕寫後裝入封套，外包黃紙，置於匣內，匣外加銅鎖，鎖口貼封條，再以黃色包袱包裹；其摺匣、銅鎖、鑰匙、袱包等，均由內廷頒賜。（圖七）奏匣損壞時，連同鑰匙繳回內廷，奏請更換。奏匣不敷使用，可用奏夾取代。奏摺內



圖八 兵部驛站六百里傳遞火票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七日
奏摺內容若為緊急事務，准交兵部驛站，以日行三百、四百或五百里等速度馳遞。火票右上角載：「此報匣限日行陸百里，遞至河南儀考工次交投毋誤。報匣外用黃紬包裹」。

容若為緊急事務，准交兵部驛站，以日行三百、四百、五百里或六百里等速度馳遞（圖八）；尋常事件，雖官居督撫，亦不得擅動驛馬，僅能交千總、把總或親信家丁呈遞。遞送過程中若有任何毀損，則追究責任嚴辦。奏摺送抵京城，仍由原呈送人逕赴宮門，交奏事處值班官員（康熙時送南書房宮報首領），直達御前；翌日仍至宮門（景運門）等候發還。

批摺最勤的雍正皇帝

康、雍兩朝，要求官員必須親自繕寫奏摺，但仍有假手於他人之例；乾隆以後，奏摺行之既久，成為政府通行之簡便文書，親筆書寫的要求，也相對鬆弛下來；但皇帝硃批（除了幼年君主），則從不假手於人。雍正皇帝批摺尤勤，經常挑燈批閱，動輒數十言，甚而數百言或至千言，奏摺尾端、行間批滿，則另附紙、貼紙再批。在位十三年，留下豐碩的硃批旨意。院藏雍正朝硃批奏摺約共二萬三千九百件，於民國六十年間共出版三十二輯《宮中檔雍正朝奏摺》，選展的三件是雍正較早的硃批，其一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四月初五日湖廣總督楊宗仁請安摺，摺中僅書「湖廣總督奴才楊宗仁叩首恭請皇上聖安」數字，硃批內容則多得多：「朕安！爾方到任，所奏所行數事，朕實嘉之，真名行相符之好封疆大臣也。爾今統率文武，聖祖若不曾賜過你翎子，賞帶翎子。」並將「奴才」二字損掉，批曰「稱臣得臣」。案楊宗仁為漢人，奏事當稱「臣」，但他卻常以滿人習俗自稱「奴才」，雍正一再告誡，楊宗仁仍置之不理，但亦未受到處罰，正是封建王朝君臣關係微妙的寫照。楊宗仁的請安摺設計也很獨特：用黃綾托裱黃紙摺疊而成，黃綾摺面上畫騰躍在壽山福水上的五爪立龍，空中飾以火焰祥雲，龍珠書一「奏」字。（圖九）另外選展了兩件硃批極豐富的奏摺，其一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六月十六日川陝總



圖九 湖廣總督楊宗仁請安摺 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
 硃批：朕安！爾方到任，所奏所行數事，朕實嘉之，真名行相符之好封疆大臣也。爾今統率文武，聖祖若不曾賜過你翎子，賞帶翎子。

督年羹堯奉旨密奏摺（圖一〇）；一是四年（一七二六）六月四川巡撫法敏奉命移撫四川隴陳興革事宜（圖一一）；摺中硃批滿佈首尾行間，並加紙條、貼條再批。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清世宗親選歷年批閱得意奏章，命內廷詞臣繕錄校理刊印，至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成書，名為《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計十八函，一百一十二冊，三百六十卷；本院現藏有武英殿刻本、四庫全書本及四庫薈要等三種版本。

奏摺中多采多姿的附件

「硃批奏摺」的史料價值，不僅局限於奏摺本身，奏摺中常附有精彩的附件，例如：雨水物價清單、賦稅錢糧清單、晴雨錄、試題、供詞、節略、曆書及各式圖繪等，種類繁多，不及備載。但為了豐富及美化這次展出，特別選展了幾幅附圖，如「紫禁城午門至正陽橋擬修工程圖」、「山東各屬孤懸村莊圖」、「廣東八排徭圖」、「巴爾楚克、喀什噶爾屯田圖」、「滇省川鹽運道並查禁私鹽地界圖」、「修築武昌城垣圖」、「氣不忿圖」等。這些精彩的圖繪，原都附在奏摺中，輔助說明奏報事項；當奏摺經皇帝硃批發回原奏人後，摺中附件，便留置於軍機處，與原摺抄錄之副本合併，成為「軍機處奏摺錄副」。

奏為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奏為 仰祈 聖鑒事

奏

大保公四川陝西總督臣年美克馬達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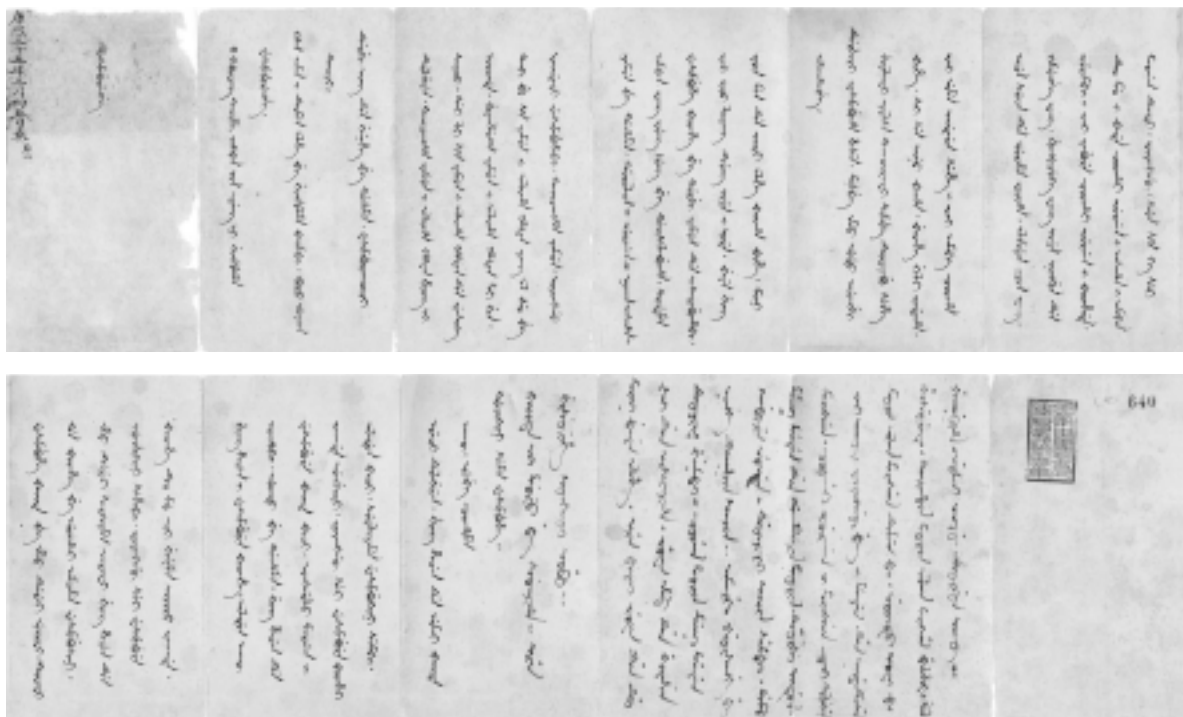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竊臣前奉 諭旨 四川巡撫汪兆銘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奏明 仰祈 聖鑒事



院藏最早的一件滿文「硃批奏摺」 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皇太子胤礽請安、奏事摺

「君臣對話：硃批奏摺展」展品 譯介——張起玉譯

譯漢釋文：

奏

皇太子臣胤礽謹奏。恭請皇父萬安。博羅吳納喀台吉，因去了御前營帳，不再奏報外。太常寺卿熊一瀟，升大理寺卿，其遺缺，開列光祿寺卿李錦。太僕寺卿楊爾淑具奏。因太常寺銜署重要，令禮部漢侍郎王封濬署理。已補授奏疏，現存於內閣。又初一晨，趙良棟，親來景運門請安。臣告之曰：「已奉上諭，命臣，隔幾日差人去看你，爾亦有年紀，腿又得殘疾，再不必前來等語。」再大軍於初五日出發完畢，裕親王、簡王於初六日出發。又行在兵部文內開「令兵部侍郎馬爾漢駐土木地方，一面開看費揚古及孫思克所奏之事，並隨原文一同具奏；一面抄寫之，發送京師等語。」費揚古等奏疏，可由土木地方送去。京城之奏疏，不便送達；既是如此，若有上奏京城者，先送至馬爾漢處，若有送費揚古奏疏之便，一同具奏等等。此外京城並無他事，特此奏聞。

硃批：

聽聞事情之大概，依議。朕安。本月十日抵達獨石，十一日出邊。朕隊伍兵馬整

Palace memorial with greetings and report from Prince Inceng

K'ang-hsi reign Reign, April 6, 1696.

wesimburengge hūwang taidz amban in ceng n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an ama i tumen elhe be gingguleme baimbi. boro unaka taiji. dergi ing de genehe be dahame. wesimburaŋci tulgiyen. taicangsy yamun i aliha hafan hiong i siyoo. dai li sy yamun i aliha hafan de wesike oronde. guwanglusy yamun i aliha hafan li gin. tai pu sy yamun i aliha hafan yang el šu be faidafi wesimbuhebi. taicangsy yamun. oyonggo yamun be dahame. dorolon i jurgan i nikan ashan i amban wang fung zung be daiselabuha. sindame wesimbuhe bithe be dorgi yamun de asarabuhabi. jai joo liyang dung ice i erde. beye ging yūn men de jifi elhe baiha bihe. mini alahangge. Dergici wasimbuha hese. mimbe emu udu inenggi giyalafi niyalma takūrafi simbe tuwanabu sehe bihe. si se inu baha. bethe geli jadaha jai ume jidere sehe. jai amba cooha ice sunja de jurame wajiha. elgiyen cin wang. kemungge wang. gungnecuke wang ice ninggun de jurambi. jai yabure coohai jurgan i bithede. tu mu i bade coohai jurgan i ashan i amban margan tefi. fiyanggūn. sun sy ke sei wesimbuhe baita be emu derei neifi tuwafi da bithe be uthai amcame wesimbukini. emu derei sarkiyame arafi ging hecen de unggikini sehebi. fiyanggū sei wesimbure bithe tu mu ci geneme ojoro jakade. ging hecen i wesimbure bithe. ildun akū ohobi. uttu be dahame. ging hecen de wesimbure baita bici. ongolo margan i jakade unggifi. fiyanggū sei wesimbure bithei ildun bici. suwaliyame wesimbukini sembi. ereci tulgiyen. ging hecen de umai baita akū. erebe cohome donjikini seme wesimbuhe.

baita i muru be donjiha i ere gisurehe songkoi obu. mini beye elhe. ere biyai juwan de du ši de isinjiha. juwan emu de giyase tucifi genembi. cooha morin meni meyen ningge teksin sain. amargi gūsangge be sabure unde. donjici sain sembi. damu meni meyen de dahalara morin dorgi adun minggan coohai jurgan i minggan ci tulgiyen jai akū. fiyanggū be i meyen de nadan minggan morin ilan minggan temen bi. uttu ofi bi gisurefi tarhūn morin ilan minggan belheki seme genebuha. umai encu turgun akū.



齊。但尚未見後面旗兵馬。據聞，完好等語。隨朕隊伍之馬匹，內有上駟院馬千匹、兵部馬千匹，除此別無他馬。伯費揚古軍隊內有馬七千、駝三千，如此朕議之，欲備肥馬三千等語，遣人往取之，並無其他情由。

說明：在本院所藏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至三

十六年五月的滿文奏摺中，絕大部分是皇太子胤礽的請安奏事摺，共八十六件，另有四十五件康熙皇帝敕胤礽上諭。此時康熙正率軍遠征噶爾丹，胤礽留京主持朝政，皇太子便是利用向皇父請安之便，將朝政及宮中諸事奏聞；康熙則以諭旨將途中見聞賜告，並諭皇太子代向皇太后請安。

